

KO Kitamori

北森鸿

晓英
麀说



鹿鸣馆

伏怡琳 齐中凌 李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鹿鸣馆

晓英
贗说

北森鸿

伏怡琳 齐中凌 李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5-7613 号

Kyoei-Gansetsu Rokumeikan

Copyright © 2010 by Ko Kitamori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0 by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晓英·贗说·鹿鸣馆/(日)北森鸿著;伏怡琳,齐中凌,李茜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02-011262-3

I. ①晓… II. ①北… ②伏… ③齐… ④李…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4840 号

责任编辑:朱卫净 李 殷

封面设计: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30 千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3

版 次 201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262-3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010-65233595

目录

混沌之馆	前篇·亦作序章	0
第一章	死气微弥的新都城	0
第二章	销声匿迹的工程师	4
第三章		3
第四章	筑地梁山泊	1
第五章	鹿鸣馆	7
第六章	幻影之城	9
		8
		0

混沌之馆 前篇·亦作序章

神奈川县逗子市某地，昔日一大户人家的别墅前，有扇门留存至今，据传曾是古时某领主宅院的后门。

一眼望去，大片橙黄的油菜花田里，那门就似孑然浮立于花海的一个小点。靠近后，点渐渐变作块状，等到轮廓细节渐次明晰，与其说大，倒更想称其为“厚”，但见黑漆漆的门扉统摄四野巍然而立。嵌在门里的五金部件早已过了起锈的阶段开始腐蚀，倘若眯起眼细瞧，长年饱经风雪木制部分和参差接缝^①的海参壁^②上也布满无数大大小小的裂纹。即便如此，这门扉却自有一股不为所动的威严，也难怪，关于古时某领主宅院之后门的说法，这件古物确实有着足以叫人信服的力量。

不过，这扇黑门可不止于此，还另有来头。

津岛好一放下举起的相机，视线离开取景器，喃喃自语：“这难道……就是……鹿鸣馆的后门……”

他万万不曾料到，这种东西居然可以一直留存到现在。更何况，这

① 建筑术语，指故意将墙砖的竖缝错开的拼接方法。

② 在墙体表面贴上方形平瓦后，用灰泥填满接缝处并堆出形似海参的半圆形凸起，该技法多见于江户时代的仓库或诸侯宅院的围墙等处。

里可是三浦半岛，逗子市郊的别墅区。当年那座建筑可谓是尽沐明治^①之馨风，荣当时代之象征，彼时其所建之处，正是现今日比谷^②的帝国饭店一带，距离这里约六十公里之遥。这扇黑门极尽颠沛流荡的命运，最后终于在这片土地上觅得了最后的居所。

“当真是颠沛流荡啊……”

对于不经意间漏出的这声感慨之沉重，津岛自己都不由一惊。

一切的源头皆起因于编辑矢崎春树的那一句话。

那阵子——津岛正在为一拖再拖都已拖了半年有余，可还是全无进展的长篇小说烦心，对创作彻底感到倦怠。

“那正是一座屹立于混沌与迷乱之死水中的纪念碑。”

敲下这句话后，津岛好——动不动盯着仅此一行、再没有下文的电脑屏幕。因为除了死盯着看以外再无其他动作，所以屏幕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他总觉得，在别处正有另一个自己，在看着这个无论如何必须敲打出些字句来的自己，以及僵坐原地无力动弹分毫的自己冷笑。

就在刚才，接到责编今年第四次催稿。考虑到出版日程，正在创作的长篇稿件可不可以先发个几分之一过来？哪怕就一部分也好，希望出一下第一稿校样先拿去校对。这便是他的说词。可现实远超责编想象，已然陷入恶性循环。津岛在写到整篇的四分之一处时，便一个字也写不

① 日本年号，指明治时代（1868—1912），开启明治时代的明治维新是一场旨在促成国家统一和西化改革的运动，在日本历史上堪称一座里程碑，引领日本走上了现代发展之路。本书故事的背景就设定在明治维新后各方为在新体制中盘踞一隅而蠢蠢欲动的动荡时代。

② 东京市中心地名，邻近日本皇官。

下去了。

手边的便笺纸上，大大地写着“鹿鸣馆”三字。稿件全无进展的原因，津岛心里再清楚不过。只因这一次，身为作家的才能已无法消化这栋选作作品题材的过于闻名遐迩的建筑。

鹿鸣馆，明治十六年（1883年）^①建于现帝国饭店一带，是座开办社交聚会的西式沙龙会馆。当时，为改签与各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外务卿井上馨斥资十八万^②命人建成，将其视作日本西化政策的一张王牌。

津岛在“鹿鸣馆”三字旁写下了“J·康德”——以鹿鸣馆设计师的身份著称于世的建筑家，也被誉为日本现代建筑学之父。这位出生英伦的建筑师酷爱日本，娶了位日本女子为妻，现如今就安眠于文京区^③的护国寺内。按理说其名或许本应念作“康达”，但从明治时代起便已被人叫惯了的“康德”在世间似乎传得更开。

华美绝伦的舞会会馆——鹿鸣馆与其设计师，再掺和点维新元老们暗中打理外交事务的各种智思谋略，于虚实交映中绘拟两位历史人物的光明与阴暗，写就一部长篇巨著。这就是津岛最初的构想。像鹿鸣馆这样出名的建筑，想必找起资料来也不是什么难事，这便是他那时打好的算盘。

津岛最先走访了日本建筑学学会的资料馆。这家资料馆虽对公众开放，但必须提前预约。于是他挂了个电话，说想查查关于鹿鸣馆的东

① 日本至今仍保留着使用年号纪年的习惯，为便于读者阅读，译者在书中所有年份后均加注了西历年份。

② 如无特殊标注，本书中所有钱款单位均为日元。

③ 东京 23 个区之一，东京大学就位于该区，素以浓郁的人文气息著称。

西，电话那头的管理员听后，小声嘟哝了一句“鹿鸣馆啊”，隐隐让他心头一颤。直到亲自踏进资料馆没多久，他才恍然醒悟到这声嘟哝的真意。出任日本建筑学学会第一任会长的，正是康德的爱徒、因设计日本银行大楼和东京站而名噪一时的建筑家辰野金吾。津岛本以为在这里可以集齐多数资料，然后再补充性地查找几本书籍，便可万事俱备。

——可谁又能想到事情竟会变成这样?!

关于鹿鸣馆，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归之为资料的资料。日本建筑学学会的资料馆本是为学者和相关专业的学生查阅资料所设，对于不了解入门知识的津岛来说，布局陈设略显不便。不知是不是归类方法不同于其他图书馆，索引卡片的分类方式也让人摸不着头脑。事出无奈，津岛只能拜托年轻的管理员帮忙找出鹿鸣馆的相关书籍和研究著作，其数量之少让他诧异。起初津岛怀疑莫非是这管理员偷工减料。关于鹿鸣馆在明治时代扮演的角色，从历史角度加以论述的研究著作有两部。设计师康德的评传有三部。可这些，都尽是在外面书店也能买到的东西。另外还有不少杂志刊登着弟子们讲述康德生平的追忆文章，但也不过是对业已出版的评传做些补充而已。能吸引津岛目光的，就只有那些在学会做报告时发布的演讲概要。而那本题为《康德博士遗作集》的限量版精装本里，居然连张设计图都没留下。

“就只有这些么?”

“嗯，关于那栋建筑的资料，本馆收的就只有这些了。”管理员含糊不清地回复说。

“这样啊……我还以为会有更多更加专业的资料呢。看来这里主要都是些现代建筑的研究著作了。”

听到这话，管理员的神色多少有些不悦：“建筑相关的资料再没有比我们这收得更齐的了。连学会上用的概要都全部集齐的，就只有这里。即便是国会图书馆^①，都找不到这些东西。”

“可问题是……”

“那是因为你找的是鹿鸣馆。关于那栋建筑，根本就没留下什么像样的资料。康德这个人，光建筑就设计了一百二十多座，但记录其建造过程的史料几乎都没有留存下来。那些为数不多的授课记录之类的东西，也都是他弟子留下的笔记。”

“可这设计图，总该留下了吧。你看，这岩崎府邸^②和骏河台圣尼古拉大教堂^③的设计图不都像这样好端端地……”

很明显，管理员脸上浮现出一丝嘲弄外行人的讥笑。津岛可以清晰地听到一个不成声的声音：搞什么搞，连这个都不知道，早说就不那么认真把你当回事了。

一句话：“不存在，上哪都找不到。”

被他这么一说，津岛真有些措手不及。这回答未免太出乎意料。就刚才那本《康德博士遗作集》来看，这位建筑家的业务范围之广，一目了然。抵日后不久，明治十年（1877年）他便为工部大学校设计了南

① 日本国家图书馆，供国会议员及行政机关调查研究使用，同时也向普通民众开放，依照法律规定，日本国内的所有出版物都必须向该馆呈交存本。

② 现名为“旧岩崎府邸庭园”，位于东京台东区池之端，原为三菱财团岩崎家的家宅，现已是东京都立庭园，园内建筑被列为文物级保护建筑。

③ 正式名为“东京复活大教堂”，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田骏河台，是一座东正教教堂，也是日本正教会总部、东京大主教区总堂。本堂以耶稣基督复活为名，其俗称“圣尼古拉大教堂”是为纪念圣尼古拉将东正教传入日本而起的。教堂于1891年启用，1923年在关东大地震中损毁，1929年修复。

门和门卫室，而后建造了上野原皇室博物馆^①和宫内省^②办公厅等建筑。自明治十四年（1881年）起，他开始着手修建鹿鸣馆。其后又建造了骏河台的圣尼古拉大教堂，乃至三菱财团第二代掌门人岩崎弥之助的邸宅等民用宅院。在明治这一时代，他是君临建筑界的当之无愧的巨匠。而其中，鹿鸣馆不正堪称其代表作品么？

“不存在？可……那可是鹿鸣馆的设计图啊！也是康德的代表作吧？”

年轻的管理员听后，歪了歪脑袋，眼中隐隐透出一丝恶作剧的神色。紧接着，又吐出一串谜一般的话语：“算不算代表作……还有些值得质疑和商榷的余地。不过就某种意义上来说，鹿鸣馆确实彻底改变了康德这位外聘专家的命运，这一点应该不会错。”

莫非这男人对建筑领域的专业知识也略通一二？津岛突然萌生出了这个念头。他那让人作此猜想的高高在上的口气，早就让津岛觉得心里不痛快。

“既然如此，留存下来岂不更是理所当然？！”

管理员抽出一本资料翻到其中一页，递给津岛：“也别多说了，你先看看这部分。读了就明白了。”

都是些老新闻的节选。看样子像是鹿鸣馆开馆时的评论文章。

坐在桌前翻看这些资料，看着看着，津岛心里突就有一种坐立不安的感觉冒出头来。那之前一直坚不可摧的印象化作了幻影，代之而起的

① 现为东京国立博物馆，创建于1872年，位于东京台东区上野恩赐公园内，是日本最古老的博物馆，藏有众多国宝级文物珍品。

② 掌管日本皇室出行起居等各类事务的政府部门，1949年起更为名“宫内厅”。

鹿鸣馆的实像却又叫人无从把握，甚而带着一丝虚渺。

刚开馆时，国内报刊盛赞这栋真正意义上的西式建筑，称：“正门前高扬大幅国旗，绿拱门前则有菊花相缀，本馆居中，路分两侧，其间垂挂球灯无数，或形如崇山高映云霄，或呈直线曲线，红白辉映交错于树影之间。馆楼正面以瓦斯之火燃点鹿鸣馆三字，璨照四野亮如白昼。真可谓不夜之仙境。”

但另有记载显示，这栋建筑在与康德相同、由明治政府招募而来的其他外国专家，即所谓的“外聘专家”中，却饱受贬损。有人曰：“简直就像某个不知名的温泉街上的一座小赌场！”“小打小闹的殖民地建筑里混了些低俗的东洋风情，什么破玩意儿！”

说实话，一座著名到只要翻开历史课本就必能得见其名的建筑，居然会被贬得如此一文不值，津岛实在有些讶异。他又翻了翻关于这栋建筑的其他资料，结果彻底拐进了迷宫——一座人称明治的时代之迷宫。

而这鹿鸣馆，正是一栋被重重迷雾所包围，最终身披迷雾从历史中消逝了的建筑。

津岛复印完资料，正准备离去，年轻的管理员叫住了他。难道是自己这背影中透出的憔悴……

——终究叫他于心不忍了？！

津岛带着这自虐的念头回过身，只听管理员说：“假如……还有其他关于鹿鸣馆的资料存世的话……”

说到这，不知何故又顿住了。

“假如还有的话，在哪里？”

“因为门槛很高，肯不肯把资料拿给你看我也不好说。不过，你不

妨可以去霞会馆碰碰运气。”

“霞会馆？”

“资料上没提到么？我们通常说的鹿鸣馆时代，其实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外务卿井上馨在明治二十年（1887年）就下野了。”

“说起来，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那时候的十八万，放到现在该有二十亿吧？投了那么多钱下去，可这鹿鸣馆时代居然随随便便就结束了。”

几乎每一份资料，都记载了这一情况。明治二十年（1887年）井上下台后，鹿鸣馆于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交由宫内省管辖。其后，服务华族^①的福利设施——华族会馆租用了建筑的一部分，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受地震影响部分建筑受损，借此机会鹿鸣馆连土地带建筑都被出售给了华族会馆。后至昭和二年（1927年），鹿鸣馆又被转卖给征兵生命保险公司，并在昭和十五年（1940年）被悄然拆毁。

“霞会馆的前身就是华族会馆。没记错的话，现在应该归内阁府管。”

“原来如此，那估计门槛是很高了。”

“据说如果是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相对更容易把资料拿给你看。特别是昭和八年（1933年）日本建筑师协会出版的研究会报，里面有对拆毁前的鹿鸣馆进行考察的资料，很珍贵。”

“这还真想看一看！”

“除了这些，还有转卖时的字据等。对了，还有一点很关键。康德死后，据他家人说，鹿鸣馆的设计图按理应该就存放在华族会馆里。”

① 1869年至1947年间出现于日本的贵族阶层，包括古时的诸侯、领主家族、封爵的功臣、以及被剥夺皇室身份的皇亲国戚。

“那……也就是说……?!”

和津岛的期待背道而驰，管理员摇了摇头：“很多专家都要求查证，但至今没有找到。不过，那里有各楼层的平面图，据信是明治二十年（1887年）以后绘制的。”

“这样啊，到底还是没找到……不过就算只有楼层平面图，也能帮上大忙了。”

“但说到底，还得先让对方同意你查阅才行。”

此刻，津岛对这位年轻管理员的印象稍稍有所改观。虽然他身上透着理工科人常见的倨傲，但若能深交，或许会是个很不错的人。这世上确有这么一种人，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其自身所理解的东西、所掌握的知识他人未必能够掌握。不过，从这种人那里获得的资讯就像浓缩果汁，常常会赋予以作家为业的津岛奔放的想象力。

“另外，”管理员又开口说，“要是你想看看真实的鹿鸣馆，可以去两国^①的江戸东京博物馆。”

“真实的？这怎么可能？”

“说是真实的，也就是模型而已。是根据照片画出精确的设计图，然后重现出来的。”

“哦，这样啊，那可不可靠呢？”

“据说，是基于现阶段所有能找到的考据资料做出来的。不过，你要考察鹿鸣馆的话，可不能光看建筑。”

“为什么这么说？”

① 东京地名。

“据记载，康德经常会说：建筑即思想。他还说，必须要根据需求、条件和美学（思想）来构造。”

“万分感谢！”津岛郑重致谢，并问对方若碰到不懂之处可不可以再来求教。这时，管理员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我姓中川。每周一、四、五，都在这里当班。”

说着，他递过一张名片，上面写有“彩京大学建筑系建筑史研究室”。

“冒昧问一声，你是？”

“我是研究生，在这打工呢。”

走到路上，虽已临近初春，却仍有一阵让人联想到严冬的北风抚过面颊。但这几乎丝毫未引起津岛的注意，他正专注于自己的思绪。

——需求、条件和思想？

即便已迈开步子，这句话仍久久停留在耳际不曾离去。

“看来，得先去一次霞会馆。”

坦白讲，就津岛估计，门槛未必有管理员中川所想的那么高。

将要出版这部作品的咏流社，在日本也算数一数二的出版社。出版内容以小说为主，涵盖杂志、影集、工具书等诸多门类，不管是谁都应该对其有所耳闻。而且，最近挖掘国宝新魅力的那套豪华精装本，也卖得很火。

——更何况……

归内阁府管理，就意味着霞会馆应该属于某种特殊法人或公益法人。这几年，在行政改革大潮的波及下，这些法人都面临着合并或存亡的危机。就算前身是华族会馆，应该也不敢赤裸裸地拒绝作家登门拜

访。津岛这样盘算着。

回家后，他将此事告诉了编辑矢崎，对方当即回复：“没关系，我去联络收集资料的事。”结果第二天便拿到许可，定好了日期。一周后，津岛、矢崎和负责翻拍鹿鸣馆照片的摄影师三人，一同造访了霞会馆。

复印完所需资料，摄影师开始翻拍鹿鸣馆开馆时、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因地震部分受损以及明治三十年（1897年）康德亲自负责修缮后的照片。趁这当口，矢崎跟津岛聊了起来：“进展如何？看样子花了不少力气收集资料啊。”

“可越研究，就越摸不着谱！”

这倒真是不假虚饰的肺腑之感。津岛入行写小说已有六年。虽然没掀起过什么火爆畅销的热潮，但每部作品都完成度颇高，如今已逐步跻身实力派作家的行列。当咏流社编辑矢崎催他构思下一部作品时，他尚无具体构想便脱口说出“想写写鹿鸣馆”，其实也是直觉在起作用。只不过这直觉，在刚开始收集资料的阶段，就早早变成了懊悔。

“谜团实在太多。”

“谜团？但关于鹿鸣馆应该出了不少研究书吧。”

“问题就在这，这类书出乎意料的少。大概是因为开馆时的资料没留下多少的缘故。而且多数人都都会把它放到明治这个时代，具体说，就是改签不平等条约的过程当中，作为鹿鸣馆时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分析。”

“倒也是，以前课本上也都是那么写的。我还看到过描画那个时代舞会场景的浮世绘^①呢。”

① 日本的一种绘画艺术，起源于17世纪，主要描绘市井生活、风景和戏剧，多以版画的形式流传于世。

“不是浮世绘，是锦绘^①吧。应该就是桥本周延的《鹿鸣馆贵妇人慈善会图》，不是么？”

矢崎歪了歪头：“总觉得好像不是这么个名字。”听到这话，津岛周身顿感异样，只觉背脊上似有电流疾窜而过。他所说的《鹿鸣馆贵妇人慈善会图》，是一幅无人不晓的锦绘作品，还被多本研究著作拿来封面。

这幅画不仅是了解当时服饰文化的珍贵史料，同时也是最视觉性传达鹿鸣馆夜夜笙歌、歌舞升平之舞会盛况的第一手资料。

“不可能。其他描画鹿鸣馆的画，就只有比戈^②的讽刺画了，那明显是在把日本人当傻子，怎么想都不会放到课本上。”

“我看到的可不是什么讽刺画。好像……是以鹿鸣馆为背景，一男一女面对面……对了，画家叫河什么来着……那名字挺怪的。”

“难道是河锅晓斋?!”

“对对对，就是他。是河锅晓斋的画。”

津岛双臂抱于胸前，一个字都说不出口。因为他断断没有想到，在这种时候居然会听到这个名字。

“怎么了？晓斋这人有什么问题么？”

又过片刻，津岛似乎终于理清了脑中的思绪，说：“设计鹿鸣馆的康德，是个超级日本迷。娶了个日本老婆，然后一辈子都住在这个国家。他老婆是教日本传统舞蹈的老师，两个人还换上戏服拍过照。另

① 特指形成于江户时代（1603—1868），业已发展成熟的版画浮世绘。

② 乔治·费迪南德·比戈（1860—1927），法国画家、漫画家，旅居日本17年，留下了许多描绘日本市井人情的画作。

外，他还写过研究日本庭园的书。”

“哈哈，真是与众不同的怪人啊！”矢崎的这一声感叹里，夹杂着些微尚未理解其用意的弦外之音。

“总之，对日本画兴趣浓厚的康德，每周一次，都会慷慨地掏出两块钱跟一位日本画师学画。”

“难道说，那人就是？”

“正是此人，河锅晓斋！康德还从晓斋那里领了一个‘晓英’的雅号。现在存世的署名晓英的日本画，那水准可是相当高的。”

说到这，津岛的脑海里有个东西一闪而过。是个很小，很小的词汇。

——晓英？也不错啊。

“被老师这么一说……”矢崎接话道，“对了对了！为什么我会记得那幅画，终于给我想起来了！这事情还有一段后话呢。很多年来大家都以为那幅画画的是鹿鸣馆，而且作者不详。直到发现晓斋的后人那里保存着这幅画的底稿，大家才知道是他画的……最重要的是！那上面画的不是鹿鸣馆，而是伦敦的皇家歌剧院。”

“歌剧院？晓斋画那个干吗？”

“那时候，河锅晓斋跟歌舞伎^①界往来甚密。那幅画，就是为了配合河竹默阿弥^②的新戏而画的戏剧宣传画。”

关于河锅晓斋的资料收集工作，眼下基本还未着手。但为研究康德其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不触及此人。一想到自己为描写鹿鸣馆和乔赛

① 日本传统戏剧形式，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类似中国的京剧。

② 本名吉村芳三郎（1816—1893），活跃于江户时代末期及明治时代的歌舞伎剧作家。